

目 录

五属会剿窗子洞.....	李志高	(1)
窗子洞被围剿的片断回忆		
.....袁子安等口述	龙尚国整理	(18)
安叔英杀弟议和.....	袁子安等口述	刘成学整理 (22)
张厚培被“牵肥”的亲见亲闻		
.....张发荣口述	卢云儒整理	(28)
谌孟尧等人被绑票的情况		
.....谌祖琨 谌志华 李少安口述	马士洪整理	(31)
我被“牵毛子”的回忆.....	谌志华口述	马士洪整理 (36)
招安叹.....	黄华清遗作	(39)
上官安氏官房屯堡岩洞概述		
.....杨国舟等口述	龙尚国整理	(41)
安季英弟兄攻打岩脚见闻		
..... <u>龙皋</u> 王达昌口述	李志高整理	(45)
我参加攻打岩脚的回顾.....	李少武口述	刘成学整理 (47)
安镜溪牵喻百恒.....	吴永强口述	龙尚国整理 (49)
杨臣刺杀安叔英前后.....	袁子安等口述	刘成学整理 (51)
随安叔英抗战的经过.....	杨国舟口述	刘成学整理 (59)
安克庚与安镜溪火并		
.....钟启明 蒯德昌口述	龙尚国整理	(63)

安克庚修建上官寨石碣·····	蒯德昌口述	龙尚国整理 (65)
安克庚打我的原由·····	袁子安口述	刘成学整理 (67)
我被打前后·····	张兴武口述	龙尚国整理 (72)
蒋从妹之死·····	蒋荣芝口述	沈光荣整理 (75)
安克庚是怎样当选国大代表的 ·····	雷仁智口述	龙尚国整理 (77)
安克庚处死卢达山·····	龙尚明口述	龙尚国整理 (79)
我目睹安克庚部份暴行·····	龙尚明口述	龙尚国整理 (82)
解放军攻克天险窗子洞 ·····	严银斗 刘直清等口述	刘成学整理 (85)
我参加守窗子洞的经过·····	龙尚明口述	龙尚国整理 (100)
我看到窗子洞被解放军攻克的情况 ·····	张德明口述	程明整理 (104)
梭戛旧事·····	刘 永	(107)
贵州军阀统治后期郎岱民众抗款概述·····	李志高	(122)
抗款司令李顺清·····	程 明	(130)
抗款军团长彭良成·····	卢云儒	(142)
李顺清杀周兴武周顺清周毛狗 ·····	李少华口述	程明整理 (146)
李顺清攻打丁旗的遭遇·····	陈安国	(147)
我参加李顺清母亲的葬礼·····	金大明口述	程明整理 (151)
李顺清被关押在安顺·····	陈安富口述	程明整理 (153)

我所知道的孙竹雅遗墨·····	杨鼎祥 (154)
我所知道的六枝文昌阁小学·····	龙惠鳌 (157)
六枝一份学田的来历·····	龙惠鳌 (162)
郎岱乡村师范和星光图书馆简介·····	晏才俊 (165)
民国年间郎岱县城私塾馆概要·····	刘厚经 (168)
洒志灭疟·····	潘发云 (173)
昔日疫乡换新颜——忆洒志乡的防疟抗疟·····	封宗黄 (180)
六枝特区建设疗养新村简介·····	田应忠 (183)
我在麻疯村工作的回忆·····	卢云发口述 张启纶整理 (187)
1947年郎岱县代表队参加专区运动会经过·····	张启纶 (193)
民国二十年郎岱县农会成立简介·····	杜发松 (199)
民国年间郎岱城区食盐购销概略·····	潘发云 (201)
我参加岩脚同兴盐号的回忆·····	胡方瑜 (208)
岩脚机制面条话旧·····	陈安国 (211)
周西成杀陈纯武父子·····	倪宝书口述 李志高整理 (218)
邓宝光退往岩脚的经过	
····· 施继明 晏璧光 陈仲达口述 程明整理	(221)
民国二十四年郎岱城做大会概况·····	张启纶 潘发云 (224)
郎岱袍哥组织见闻·····	毛国英 (234)
资料介绍·····	编辑组 (239)

五属会剿窗子洞

李志高

民国中期，郎岱县上官土目后裔安季英（又名安老么），盘据一方，牵羊关肥，率党行劫，杀人越货，肆行无忌，加上民国十八年（1929年）李小炎与周西成两大军阀混战时，他公开依附李小炎，导致了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五属会剿”①。现根据当年亲身经历、亲见、亲闻者提供的口碑资料与查阅的档案材料，特将这一事件整理成篇。

上官，地处郎岱北部边沿，与织金、纳雍接壤，前有懒龙河、岔河，后有纳雍河，左有木底河，右是从山峻岭，总面积约92平方公里②。长期以来，上官系土目统治，明清时期有沙氏（仡佬族）、安氏（彝族）。民国时期虽取消土目旧职，但安氏照样继续统治，土地数千亩，佃农上千户。安氏以农奴主自居，操生杀予夺特权。贵州“民九”③事变以后，军阀连年混战，安氏家族中的安季英、安镜溪等趁机而起，造枪购弹，扩大势力，牵羊关肥，骚扰民众，还不时火并，官方放任，区保胆寒。延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安季英长兄安伯英到云南依附省主席龙云（彝族）。时值李小炎的四十三军驻扎湖北宜昌，龙就派安伯英为自己驻四十三军的代表，参与策划这年秋天联合攻打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周西成。民国十八年（1929年）正月初，安季英公然率众渡过木底河，到邻区新华牵了曾任过第八区副区长的

张厚培，将张吊在上官寨大院的树上逼赎金，后张家送去了三千元大洋，安仍不把张放回。农历三月下旬，安季英从探子回报中得知老卜底大户李竹三正从洞里出来收大烟（当时匪患丛生，富户多于洞中躲避），即带人将李牵回窗子洞，合了几千小洋。就在这一段时间，李小炎率四十三军与周西成的二十五军正在贵州境内交火，李委安季英为四十三军第二师师长。于是，安季英就大肆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在弟兄之间滥委团长，在心腹中滥委营长，在佃农中滥委连排长，企图攻占贵州西路，以协助李小炎夺取全省。当李小炎打败周西成入主贵州后，安季英更有恃无恐。然而当时周西成的副官——原黔军游击司令、川南边防军十三团团团长罗朝阳溃回老家岩脚，招集旧部，扩充队伍，企图东山再起。安季英受到罗部的牵制，不敢贸然争城夺地，只敢在附近牵羊关肥，率众行劫。不久，李小炎被毛光翔赶出贵州，毛委罗为黔军第六纵队司令，安季英更受到钳制。这年秋天，罗率部进驻落别，被四十八大寨布依族围攻击毙。安季英得知后，即伙同其三兄安叔英策划，欲趁机夺取重镇岩脚。当安氏弟兄带队攻打岩脚时，却遭到驻防岩脚的第六纵队张志明团、驻井井的杨正斌团夹击，安氏被击退，杨、张两团先后追至上官，安氏弟兄分别退回窗子洞、“断头岩”。此两处易守难攻，杨、张两部未行攻击便各自撤回驻地。第六纵队自罗朝阳死后，元气大伤，无力再赴上官进剿，安氏得以养精蓄锐。年底，第六纵队外调整编，张志明团被调走，杨正斌团未就编，仍驻防原地井井自立。民国十九年（1930年）元月，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毛光翔派八师二旅进驻岩脚，委李维成至岩脚接任羊场分县县长。岩脚距上官四十华

里，安氏自以为前后有大河作屏障，境内有天险窗子洞为本营，牵羊关肥、率众抢劫仍肆行无忌。正月二十一日（1930年2月19日），安季英带五六十人，白天抢劫了客井寨，晚上又到一碗井准备牵陈职忠和其子陈其汉，行至寨前化董岩头，被寨中放哨的人发现，双方立即开火，安季英等不支退走，其得力打手高金满被打穿双脚，第二天寨中民众发现他，将他拖回寨中，在送往岩脚途中致死。

李维成接任羊场分县县长后，接到民众控告安氏的状纸很多，曾数次函请二旅派兵清剿。其时，因安氏和他的手下人又被招安认编在安顺卫戍司令杨寅亮及川黔边防军步二团属下为正式军队（但未开拔），二旅旅长侯汉佑因此未准李维成之请。后李维成直接向毛光翔呈函禀报安季英“僭立四十三军第二师旗号，扰乱地方，占据郎岱西二区七保地段，日夕出界抢杀，牵羊关肥，肆行无忌，所有一切公款及禁烟罚金等项，皆被侵蚀。……以是割地图雄，终必酿成巨祸。”毛遂下令剿办。这样，侯汉佑才派第三团由兼团长付某带领，会同李维成带的区团，于三月二十七日出发，二十九日开始围攻，当日将安氏囤积粮秣之乾龙洞（懒龙河南岸）击破，获粮米、包谷一百余石和家禽等物不可胜数。安氏退回懒龙河北岸窗子洞固守。此役，军队死伤四五人，团兵死伤十余人。接着付团与区团乘胜围窗子洞。因洞上洞下都是陡岩，付团没有重武器，所以围困数日后和区团一起撤回岩脚。付团与区团在撤围时，放火烧了安氏上官寨、下官寨两处官房。（付团撤走，民间传说是侯汉佑受了安家的“贿赂”，还流传有“猴子怕安”的笑话。）

不久，侯旅开赴水城。安季英得知岩脚已无驻军，更胆

大妄为，继续绑票牵肥，打家劫舍。古历三月（阳历四月）的一天，安季英曾带上三百多人，到织金骂垭珠藏平寨，抢掠了大富户湛孟尧等家，并牵走了湛孟尧及其子女等十人回到雷子洞，准备割几万小洋。湛家不仅在织金声势显赫，在省里亦有关系。湛孟尧被牵走后，其家族便向省里各处控告，引起了省方重视。

侯旅一开拔，岩脚仅有盐防军一排人及部份民练防守，民众惊慌失措，畏安氏报复，迁移者过半。对此，李维成一面上报郎岱县长犹廉让，一面向省主席毛光翔和驻安顺的二十五军右翼总指挥部司令犹国才请兵。李维成怕远水救不了近火，又写信向驻井井的杨正斌求援。杨于五月二十二日派连长李三品带数十人赶到岩脚，岩脚民众人心方稍安。

毛光翔不断接到羊场分县县长李维成和郎岱县县长犹廉让的代电，告禀安氏作乱，祸害匪浅，加上织金骂垭珠藏湛姓迭次控告，为剪除安氏，毛遂指令犹国才派二十五军教导师第一团配合郎岱县会剿安氏。五月二十五日，犹国才向犹廉让私人发了代电：

廉让贤侄兄伟鉴：代电悉。安匪势焰日炽，扰害乡间，闻之令人发指。此间已于本月二十三日派黄团长福安率队前往剿办，俟电呈军座，当即派遣大军彻底扑灭，希即转饬区团一致助剿。专此布复。

即颂

致礼
犹国才

二十七日，犹国才正式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右翼总指挥部”的名义，向郎岱县发了代电：

郎岱犹县长廉让鉴：漾代电悉。安匪倡乱，迭据各方报告，现已飭黄团长福安即日前往剿办，到时望与切商良策，俾得尅日肃清。以减政府及人民之忧也。

总司令犹国才 感印

同日教导师第一团先头部队由营附长赵文华率领，从安顺出发，经普定、沙家马场抵达岩脚。当夜，李维成电告犹廉让：安氏已知有军队再次来剿，积极召集各方党徒，以备抵抗，并派出步哨抵达湾河，只距岩脚十余里。二十八日，黄福安率第一团至岩脚。六月一日，黄团与羊场分县所辖的岩脚（西一区）、黑塘（西二区）、新华（北区）区团开始围攻窗子洞。

黄福安带有三个营：一个营扎宋家冲（设团指挥部），一个营扎凹屋底（即下官寨），一个营扎马落岩（窗子洞后面）。当时西二区区长为卢云安，区团团总为付禹成，付特杀了六头大猪招待黄福安团。

安氏弟兄在军队围攻的前夕，即强迫附近村寨佃农中扛枪者全家搬进窗子洞和腰岩屯内，粮草也全部搬走，用坚壁清野以对付军队。这时窗子洞和腰岩屯内人数上千，粮食几百石，还有大量柴草、大批牲畜。安氏武装共有二三百人枪，除安季英、安叔英带的百余人枪外，还有威宁土目后裔安瑶阶带有七八十人枪，梭戛（距窗子洞十五华里）金树民

（自称团长）带有几十人枪，费舍（距窗子洞十二三华里）沙氏手下人张海臣、张玉顺（自称连长）各带有二三十人枪。

黄福安团从六月一日起向窗子洞和腰岩攻击，但洞在数十丈高、刀截般的陡岩半腰，洞下凹陷处是半里多长的腰岩，沿腰岩边筑有石墙如城墙状，腰岩下是陡坡，坡脚是懒龙河，洞距河百余丈，步枪、机枪火力再猛也无济于事，洞内无一伤亡。反之，军队、民练只要在射程内一露面，即遭到对方开枪射击，安家的“神枪手”杨臣曾射杀了军队、民练多人。因此，安氏气焰更炽，安季英自恃洞固械精，粮草充足，党羽复众，面对一团黔军，全不放在眼里。只要军队一停止攻击，他就叫手下人在腰岩上把“留声机”打开，放起唱片作乐，气得军队“怒发冲冠”，但也无可奈何，仅能大骂一通而已。更有甚者，安氏于八日夜间派人摸出窗子洞与洞外的党羽向乔二（巨匪）、杨松（高石坎土目后裔沙建秋）的队长，苗族，有几十人枪）策划，袭击军队、民练。随后，安叔英带人摸出窗子洞，赶到后寨何云松家与向、杨会合，在何家吃了饭，于夜静更深时向驻防窗子洞西侧五百米处岩口的军队发起进攻，军队措手不及，退往上官寨。后黄福安、李维成亲自率领军队、民练分头猛攻，鏖战两小时，安叔英等才被击退，安逃至“断头岩”隐蔽，天黑后又摸回窗子洞。

黄福安与李维成鉴于安氏洞外党羽众多，夜间常袭击军队、民练，遂决定一面继续围洞，一面扫清外围，使安氏孤立无援。于是，李维成亲自带南二区民练往过茨鸡场（牛场，距窗子洞十多华里）攻击向乔二、杨松等。向、杨感到

势孤，闻军队至，即逃至水城边境。黄福安还派岩脚区团头目彭寿武、李品三和驻扎岩脚的盐防军第五队队长陈思烈带队围攻梭戛“躲兵洞”，此洞有安家的连长严兴安带几十人枪防守，区团和盐防军围了十来天，攻不进洞，之后，盐防军被调往大定（大方）瓢儿井，彭寿武、李品三带区团返回窗子洞前沿阵地。彭返回后，黄福安命其率区团于马槽地面对窗子洞围攻，彭认为黄福安拿他挡炮灰，不久，即借故去了省城贵阳。

继八日之后，黄团又发动了几次攻击，均未奏效，还曾在山顶上吊炸药去炸腰岩石墙和窗子洞，引爆未成，白费了力气。

黄福安几次攻击受挫，加上八日遭到安氏内外夹攻，官兵、民练伤亡十余人，大为震怒，就命人（一说是捉住了安家从窗子洞跑出来的管事）带路，到黑塘坝子“三块石”墓地，挖了安家的祖坟（一说是安季英的祖父安庆渊，一说是安季英的祖母安杨氏），取出尸骨，烧成灰烬，带回窗子洞前沿阵地，装进迫击炮弹内向窗子洞发射。那知炮弹在炮筒内爆炸，当即炸死炮兵六七名，重伤大炮队副一名。安季英弟兄听说挖了他家的祖坟，对黄福安与区团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决心抵抗到底！

黄福安眼看唯一的一门迫击炮已毁，即命令各区团寻杉木抠空做土炮，决定用土木大炮攻击。就在此期间，毛光翔在省里令安仲山（安叔英、安季英的堂叔）写信规劝安叔英、安季英接受招安。二安接信后，安叔英权衡了严峻的形势，于当月中旬写了数函给黄福安，情愿招安。经过商榷，黄即派营附长赵文华赴窗子洞交涉，安叔英接待了赵，赵返

回后，即将安叔英接受招安的事宜向黄福安作了汇报，黄立即向安顺总司令部报告，犹国才即派出参谋长吴剑平赴窗子洞前线全权处理招安一事。二十七日，犹以“贵州剿匪总司令部”的名义，向郎岱县发布了命令：

令郎岱县县长犹廉让

为令飭遵照事。查安氏为害，连累良民，本部为彻底解除病根，顾全地方人民计，已将安叔英匪部改编，指定于十日内为编制期间，普定属之马场为召集地点，普定城为点编地点。除已分令安支队长叔英转飭匪部严守纪律、爱护人民、禁止寻仇报复、滋扰地方外。为此，令仰该县长转飭所属一体知照，于奉令后十日安部如遵守本部命令至指定地点、时间集合点编，无滋扰报复情事，各地方官、军、民等准照左列时间、地点通过，以期早日结束。倘逾期间或有不遵令、不守纪律情事，则由各地方官、军、民等以匪类处置无论。切切。此令。

兹抄安部集合地点验收时间列后：

一、安氏洞内所有人枪，由安叔英率领于奉令后三日内随同吴参谋长剑平到普定城集合

编制。

二、六枝一带所有人枪，于奉令后十日内由柴子一率领到马场集合，继续到普定点编。

三、水城边境所有人枪，于奉令后十日内由向宗森（应为向宗仁即向乔二——笔者）率领到马场集合，继续到普定点编。

四、……

中华民国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犹国才虽然答应招安安氏，并许愿委任安叔英为安队长，但安季英极力反对接受招安，借口政府派人到滇刺杀其兄安伯英，责怪军方招安无诚意，遂拒绝到普定点编。犹国才得到吴剑平的报告后，即上报毛光翔。毛视安氏顽固不化，遂下令五县会剿，由犹国才统筹一切。于是，犹设总司令部于齐家狗场（距岩脚三十华里，距窑子洞十华里），派吴剑平调度一切事宜。七月二日午后六时二十分，吴于狗场总司令部下达了总字第二十一号命令：

命令 七月二日六时（午后）二十分于狗场司令部

查惯匪安叔英、安季英等狡诈成性，迁期不走，实属有意造恶，若不彻底兜剿，地方生民其何以堪，除饬教导团黄团长福安率该部将匪巢穴严加围困外。为此，令仰各该县县长

遵照，转饬所属各区团遵照，于奉令后三日内每区派送精干民团壹百名，自行携带斧锯，并多备火药、洋油等件，不分昼夜，速到岩脚属狗场一带集合，听候调遣。如违，重究不贷。切切。此令郎岱县政府。

总司令（犹国才章）

在正式命令之后，又外批“追加：仰该县速备洋油伍拾桶，火药叁仟斤送来，并速办军米源源接济为要。”

同日午后十二时二十分，吴又于狗场以总司令犹国才的名义，向郎岱县发出了命令：

命令 七月二日午后十二时二十分于
总司令部

查安叔英怙恶不悛，不受编制，再再迁期，狡猾已极，所有支队部名义，着即取消，除令教导团黄团长福安以武力彻底解决外，为此，令仰该县长遵照，并转饬所属各区团遵照，以后遇有安氏部队，即以惯匪处理，决不姑容。此令郎岱县政府。

总司令犹国才（章）

吴剑平坐镇齐家狗场司令部指挥五县会剿，仍采用黄福安团一月前已开始的火攻战术，并增加了石工、柴草、火

药、洋油的征集数额，拟定继续在窗子洞山顶上打洞，用火药（黑色炸药）炸掉窗子洞。同时拟伐树木、割茅草，浇上洋油，从山顶缝下放到腰岩上，放火焚烧。故命令五县每区应缴火药100斤，柴草7000挑，石工20名，并令郎岱县速购洋油五十桶、火药三千斤送前线。吴剑平还于七月三日亲自写信给李维成，盼李速赴狗场筹办一切。吴在信中说：“维成兄鉴：安匪狡诈，迁期不走，现已决定武力解决，望兄速来前方筹办军米及一切事项，以备使用。成功之早迟，就以各县民团之出力否？尤以郎岱县为巨，盼转知廉让，迅速照办，并将木匠、石匠完全搜来为要。”吴又命令赵文华赴省城请领管腿式大炮并向毛光翔陈明禀报一切剿匪事宜。

犹廉让接到命令后，于七月三日午后十时连夜在县政府召集商会、教育局、财政局、建设局、区事务所负责人会议，公推商会会长王建斋、财政局长杨竹阶、中一区区区长袁麒卿负责筹办所需一切物资。并定于七月四日晨亲赴狗场面会吴剑平，筹谋一切办法，署务着判长汪少甫暂代行拆。

七月四日，犹廉让带警备队一队出发，并向各区下达了命令，以后如遇安氏所部逃窜各区境内，盘查明确后，立即捆送县府，讯明后立以惯匪处理，决不宽贷。不管何人，如敢徇情庇纵，即以窝匪论罪。此外，要求各区立即选派精干民练壹百名，各携斧锯，自备火食，不分昼夜，带至狗场一带集合，听候调遣，令每区立即先代购火药一百斤（每斤给价大洋四角），西一区、西二区、南一区、南二区、北区速雇伏送总司令部行营验收，中一区、中二区、东区速雇伏送县政府转。

五县会剿的命令下达后，民团陆续到达，吴剑平指派大

定民团驻扎上官寨，普定民团驻扎梭戛，郎岱民团驻扎补之窝（距窗子洞六华里）、黑塘（距窗子洞十五华里）、那垮（距窗子洞五华里）、团坡（距窗子洞十二华里）一带，水城民团驻扎板凳屯（距窗子洞七、八华里）、大岩口（窗子洞背后），织金民团驻扎磨坐河、木底河二处，还令杨正斌率队驻扎小纳雍（距窗子洞三十华里），将窗子洞包围在其中，不让安氏逃窜。

包围圈形成后，吴剑平立即下令砍伐上官附近一带的树木，遍山割茅草，运至窗子洞顶备用。

为了尽快征齐民练、石工以及火药、洋油、军米等物，吴剑平以总司令部及个人名义，连篇累牍，不分白天黑夜向郎岱县、羊场分县及织、普、水、大等县发布命令，犹廉让、李维成则相应飭令各区务必照办，字里行间表露了命令的严厉以及贵州当局和犹国才势必破洞的决心。七月七日，犹廉让给县署代行拆汪少甫写信，催其速备火药一千斤，或派专人到火炉箐采购，或令人制造；洋油一项，派财政局长杨竹阶到安顺采购。并指出：“此项洋油，需用甚急、紧要，不可迟缓，否则柴齐烧洞时若无此项洋油，我县定受影响，祈注意为要。”又嘱咐汪少甫：“此间需用洋油、火药、军米、木石工、民练等项，亦请特别注意。”又特别指出中一区区长“袁馥卿办事疲玩，恐他疏忽，试问他能担此重咎否？务即督飭认真办理。”七月八日鸡鸣时，犹廉让又给汪少甫写信：“少甫兄鉴：此次剿办安匪，总部命令郎、普、织、定、水各属协同军队会剿，不过我郎为地主，一切负担较重，而尤以西一、二区为甚。我已拟定具体办法，在岩脚成立后方办事处，以办理一切……，进攻事仍在准备中。刻

奉上峰命令，各县县长须亲身督率团丁到安匪洞顶上砍伐柴草，责成非常之严，弟拟将各项组织就绪，并俟军队进攻后，调李分县上前督率，乃能返郎……”此外，犹又在信中嘱咐：“现在是参谋长主持一切，连日命令，我已摘要转中、东各区……每区责成七千挑柴草，不足者议处，亦参谋长非常注意之事。如会到各区区长，可飭其遵照命令办理，否则如有失误，即要背大罪名，切不可玩忽。”接着，犹廉让又接到吴剑平以总司令部下达的命令：“该县各区应筹备之民练、火药、军米、木石工等项，迄今竟未送齐，似此玩视军政，实属不顾责成，深感痛恨。兹限二日内各区务将民练等件飞速送齐备用。如再逾误，即着将该区之区长提解来部，以凭依法惩处，用示儆戒。”七月十日二更，犹廉让再次给汪少甫写信：“……惟此次攻击安匪，攻击任务责成军队，砍柴及一切工作责成各县县长，前日因普、织、定、水县长未到，参谋长非常着急，复严令申斥，并限日亲到指定地点，率督民丁工作。各县每区原定民丁一百名，旋恐民丁不力，复限制各区，不问人数到足否，届期祇问点收柴草，每区七千捆，不足者惟县长是问，呈请撤惩。似此公令，严厉已极……，如各区再漫不经心，将来一有失误，必定受重大惩处。总之，对于此次攻匪应办之事，上峰极其注意。尚望各区认真办理，以免将来受重大责成……”犹还亲拟清单式样，令汪少甫填发各区，限二日内将火药、军米、木石工催齐送前方。并再次嘱咐汪少甫“务望竭力督催，达到各项办完之目的，免我在前方焦虑为要。”接着犹廉让又用郎岱县政府名义，于七月十三日向各区下达紧急命令，重申上述紧急要求，还令县府派警到各区督催，并严厉指出：“如该

区长逾限尚未办毕，即是咎由自取，着该员将该区长提解来府，以凭转解总部议处，本县长决不能代人受过。”

在剿匪总司令部的紧急命令下，织、普、水、大四县县长分别带领所欠的民练、石工赶到狗场报到，吴剑平即令各县县长亲赴各自属县民练驻扎地点，督促割草伐木，运至窗子洞山顶备用。一时间，上官一带万名练、军云集，到处是一片伐木声、割草声，搬运树木、柴草的民练源源不断，一派繁忙景象。才几天时间，数十万挑柴草已堆集到窗子洞山顶。与此同时，吴剑平命令各县征集来的木工，将砍来的树木打眼斗成木架，架上绑上柴草，浇上洋油，由坡顶缒下，估计放到窗子洞及腰岩石墙上，再捧下火种引燃，进行火攻。但山顶距腰岩数十丈，坡度又陡，架子缒下去很难放到洞口和腰岩石墙上，加之安氏令部下在腰岩石墙上向山顶方向射击，很多架子即被摔落到坡脚，纵有少数架子放到石墙上，亦被安氏令部下抢回腰岩中，火攻一时难以奏效。

吴剑平在采取火攻的同时，又命令石工继续在山顶开山凿岩，先打炮眼，后装火药放炮炸石，炮响后运出碎石，再往下继续作业，计划从山顶不断向纵深爆破，最后炸掉窗子洞。但由于山顶距洞数十丈，岩石又坚硬，石工们全系手工操作，一锤一凿打炮眼，工效太低，进展迟缓。中一区从黄福安团围攻窗子洞开始时征集来的十九名石工，打了一个多月，只凿了一个十多米长、四五米深的坑槽。吴剑平在采取上面两种战术的同时，又命令各区团用已抠成的杉本土大炮一齐向窗子洞和腰岩石墙轰击，每门炮一次可装一升多、二升多火药不等，一时间攻势显得十分强大。

其时，窗子洞方面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但在窗子洞下懒